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我的父亲母亲

父亲那时候

□冯积岐

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他们那时候的事情。我以为，父亲老了，活到了怀旧的年纪，所以，父亲说起他们那时候的人和事，我当时没有多么在乎。现在，我回想起来，父亲并非只是怀旧，他其实想用自己经历的人和事，用自己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诫我：应该怎么做人，应该怎么做事；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决不能做。

1949年腊月，父亲离开了故乡岐山县，去宝鸡市参加了一个干部培训班；第二年春天回来后，父亲就去岐山县雍川乡一个村子里当上了工作组成员。尽管，当时的父亲只有十八岁，但是村里的农民不把他唤作小冯，而是称呼为老冯。可见，农民对下乡的干部是很尊敬的。父亲说，那时候，刚解放，没有工资，薪水是用小麦兑付，干一年，县政府付给一些麦子，算是工资。父亲说，他们在村里吃的是派饭，派到哪一家，在哪一家吃，吃毕饭，用县政府给的麦子给农民付吃饭的钱。

我记得，父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那时候在工作组，连农民的一支烟也不能抽。”父亲说，工作组是有很严的纪律的。父亲说过几次之后，我就想，父亲说得太严重了吧，抽支烟，还算个事？父亲说：“确实是个事，还是个不小的事。”

父亲告诉我，有一天，他去一户农民家吃派饭——这是一户比较殷实的农民——吃完了饭，这个农民拿出了一包烟，父亲经不住其热情的劝让，抽了两支。后来，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工作组的组长知道了，结果父亲被工作组组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然后要求父亲当面去给那个农民作了检讨，而且父亲还写了检讨书。工作组组长说，这个书面检讨书要存入父亲的个人档案。

父亲说，他参加了一期和二期的土地改革，在农村干了一年多的工作组，在那一年多时间里，他犯过两次错误——父亲把抽农民两支烟视为一次错误。父亲说，第二次错误是他们工作组三个人共同犯的——三个人，每个人贪污了公家的一支牙膏和一条毛巾。第二次犯错的处理结果是：他们三个人被叫到县政府，在干部会上作了检讨，同样写了检讨书，检讨书同样存入个人档案；而且，按物品价格，进行了赔偿。

这两件事，对父亲刺激很大。他从此明白了，做共产党的干部，一分一文也不能白拿，不属自己的，决不能伸手。父亲当干部虽然时间不算很长，但是除了这“两次错误”，父亲一直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。

父亲拿他们那时候说事，目的是明确的——以自己为戒，让我明白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要伸手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干部，也没有什么权力，只是个小文人，但是父亲的话，对我也是很受用的。我从父亲的话中也知道了：父亲那时候是怎么样做干部，怎么样做人的。可以说，“父亲那时候”是那个时代的自豪和骄傲，也是其后代的自豪和骄傲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何以为“家”

□陈世旭



某年出差，路过清朝名人袁枚的祖籍浙江慈溪。

袁枚少有才名，擅长诗文。进士出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当过县令，后辞官隐居，广收诗弟子，女弟子尤众。活得很滋润，82岁去世。

袁枚是诗人、散文家、文学批评家，然而在历代文人中，无人可比的头衔是美食家。

其有大著《随园食单》。

《随园食单》首开全面、系统、深入探讨中国烹饪理论先河，对食材的采办加工，烹调装盘，菜品用器，以及当时国中多地美食，作了详尽的论述和点评鉴赏，集经验、理论之大成，体大而虑周；作为划时代的烹饪典籍，代表着中国传统食学发展的较高水准，影响卓著，可谓中国饮食的《圣经》。而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食鉴赏家、理论家，袁枚也成为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“食圣”。

“平生品味似评诗，别有酸咸世不知。”袁枚立食为学，并为之孜孜努力。数十年如一日，留心各种饮食的特点和烹饪技术，学习菜方，作集保存，致使《随园食单》“颇集众美”，精要独到、生动深刻、系统完备地阐述了饮食理论和厨事法则。其菜谱囊括海鲜、江鲜、牲畜、杂牲等十多个方面，且滋味盈然，充分体现出他的食馔审美，全无一般菜谱的枯燥与流水账。其所记载下江地区为主的数百种精致肴馔、名茶、美酒等，均确记原料、制法、品质、由

来，时间跨度从元末至清中叶，至今仍极具参考价值。

在袁枚这里，食味与诗味，治味与治诗，在哲学美学上是相通的。作为清代文坛性灵派代表人物，他主张诗文应写性灵，写个性，写个人生活遭际的真情实感，推崇性灵，标扬自我，重味中之旨，强调诗味真实自然、自我适意却又不乏超然韵致与生趣。而“饮食亦然”，他认定“味欲其鲜，趣欲其真，人必知此，而后可与论诗”。他公开声明饮食是大学问，自认其学术生涯和成就相当一部分是食学，说自己的食学成就不在诗学成就之下。他甚至认为人生与国家大事莫过于饮食，世间万事万物“知己知彼，知味尤难”，“治菜”并不亚于治国、治军。他公开宣称自己“好味”，与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的道统圣训直接违背；他把饮食作为安身立命、益人济世学术毕生研究，并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；他把饮食提高到艺术的高度，肴品制作艺术化，追求极致化结果；他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科学饮食、文明进食戒律，乃至厨师规范并为厨师立传，认为“作厨如作医”，而并非一般意义的烧菜，好的肴馔是美食行家与“良厨”共同努力的结果，等等。所有这些，他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者。

与袁枚的用心用功相比，后世的“美食家”就省事得多了。我好几位同行，有的偶尔写了篇饭馆题材的小说，有的出了个记录自己四处

吃喝的小册子，有的去电视台做过跟饮食有关的访谈，就都成了“美食家”。当然这里的“美食家”已经不是集修养、知识、趣味于一体的尊称，不过是一种调侃，一种娱乐，图的是开心而已。

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只图虚名不顾其实的现象远不止于饮食。我自己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中国作协文讲所进修，假日去一位编辑老师家蹭饭，很兴奋地告知我打算跟班上同学一起集体申请加入中国作协，没想到对方微笑着问：你才发表了一个短篇，就成“作家”了？闹了个大红脸。

然而，我不长记性，过了些年，同样的毛病又犯了。

我做过一段社团工作，去基层出差，常常被人要求拿毛笔题字。时间一长，居然有人在介绍时称我“书法家”，我竟安之若素，毫不脸红，不加纠正。直到有方家朋友提醒，我才忽然汗出，赶紧罢手，文房四宝悉皆送人，免得哪天忍不住手痒再做蠢事。俗话说事不过三啊！

事实上，任何事物，一旦没有了质的规定性，其本来的价值也就随之消解，剩下的自然就只能是笑料。问题是，如果仅仅是笑料且自己又不在乎被人耻笑，倒也罢了，如果冒充的是学者、医家，登坛传道、悬壶济世，那造孽可就大了。

大家+微语

威尼斯人的付出与回报

□三希堂

●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，威尼斯人在附近的海域，为过往船只提供各种公共服务。服务项目包括修建灯塔、为船只进出港引航、打击海盗、遇险船只救援等等。这些服务项目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。

●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疑惑了：这是傻子吧，只付出不求回报？威尼斯人头脑精明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。他们一向善于经商，他们这么做自然有其道理。

●威尼斯人如此操作之后，慢慢地，便吸引来了大批的商船在威尼斯停泊。这大大促进了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。此后，威尼斯人所建立起来的安全、稳定的秩序，公平、共赢的交易环境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船入港——当然，这也为他们自己带来了丰厚的收入。

●而更大的好处还在后面，几百年后，根据《国际公法》的基本原则，威尼斯人因为在这

谈天说地

培养“离线力”

□倪西赟

QQ有很多功能，我最喜欢的是“离线”，到底要不要接收对方的消息，主动权在你的手中。由此我想，在生活、工作中，人们都需要一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“离线”能力。

有一次，和一位同事一起去见新客户，我准备导航。同事说：“不用导航，客户的大概位置我知道。”我很惊讶，客户在几百公里之外，不知要走多少个路口，不用导航，能不走错路吗？同事说：“试试看。”在高速公路上，同事集中精力开车，关注沿途的道路指示牌，很顺利地下了高速公路，但在岔口多的小路上，同事还是走错了几个路口，几经周折才到达客户那里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埋怨说：如果你用导航，就会精确找到客户所在地，不用这么费劲。同事说：如果每次去一个地方都要“导航”，我们就

懒得用眼睛看、用脑子记，渐渐就会养成一种到哪里都要依赖导航的习惯。虽然我不用导航会走错路，但是自己走一次，印象会加深，下次不会再弄错。所以，每次去一个新地方，我只要知道大概的位置，如果不赶时间，就会让自己“离线”一下导航，摆脱一种依赖的习惯。我听了恍然大悟。我们发明了导航，虽然方便快捷，但如果长期依赖“方便快捷”的外物帮助，就会养成一种思维“惰性”，记忆力可能因此消减。

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，他有一个“癖好”，从来不把家人、朋友、客户等的手机号码存在手机的通讯录里。每个人给他的手机号码，他都习惯记录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，背一遍，把手

机号码都储存在自己的脑袋里。刚开始我们笑他“自找苦吃”，他只是笑笑，现在想来，他那超强的记忆力，应该就是这么慢慢练出来的。朋友说自己拥有“离线”能力，离开那些可以依赖的东西，尽力用自己的勤奋、智慧去工作，能保持自己的思维活跃度，让记忆力更加强大。

很多人有了车，就不想走路；有了手机，就一刻也不想放下。类似这些看似方便、舒服、安逸的事物，正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思维和记忆懈怠，并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生命的“流量”。所以，我觉得“离线力”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，它能让我们减少对外物的依赖，保持自己的判断力、自立能力，提升自己的自制力。